

藤编匠： 妙手编织精美耐用的家什

■晚报记者 朱保影 文/图

藤编，就是用藤类植物茎秆的表皮和芯为原料编织工艺品和实用品。藤编匠就是利用藤子编织各种器皿和家具的匠人。藤编技艺有很悠久的历史，三国时期就有了藤编工具的应用。藤编因其质地坚韧、色泽光润，手感平滑，弹性极佳，置于寒室不觉其奢，布于华堂不觉其陋。因此藤编匠在过去是个很吃香的行当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，手工藤编工艺开始走下坡路，以至于到了今天，在城乡居民室内已很难见到藤编器具，藤编匠也越来越稀少了。

藤编是种精湛的技艺

在记者少年时期的记忆中，藤椅在农村还是个比较奢侈的物件。那时候，农村青年男女结婚时置办一对藤椅是必不可少的，如果谁家购置了一套藤椅沙发，必定会引起十里八村人的羡慕。毕竟那时候生活物资匮乏，能从长条木凳、木椅升级为藤椅、藤子沙发实在是一种物质的享受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伟大领袖毛主席经常端坐在藤椅上晒太阳，因此，能拥有一把藤椅，曾经是那时老百姓的最大梦想。

记者在寻找藤编匠的过程中，也着实费了一番周折，终于在沈丘县白集镇找到了藤编匠人张国用。不过，由于各种原因，年近古稀的他已经不再从事藤编工作了。然而，当他谈起自己的藤编时，却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。

张国用说，藤编工艺是一种难度很大的技艺，一靠有悟性，

二靠有耐心。一把藤椅需要一天多时间才能完成，除了吃饭外，大多数时间都是坐下来，静下心来交错地编织，一般没有耐心的人是很难坚守下去的。张国用介绍说，藤编工艺靠的是图形和工艺上的创新，光按照老样式是编不出人们喜爱的东西的。比如说，人们常坐的藤椅，在改革开放后，是清一色的黄色藤子，看上去很亮丽、很炫目。自己在编织的过程中，在扶手上用红色藤子编织出红“囍”字、“福”字、“寿”字等文字，非常受顾客的喜爱，因此销路也很广。别人编织的藤椅发愁卖不掉，而张国用所创新的藤椅，则需要提前预定。

张国用说，所谓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”说的就是，作为匠人不要光照搬祖上传下来的工艺，自己要有创新，才能有前景。

藤编是种掏苦力的活计

张国用说，藤编在我国约有1000多个花色品种，主要有藤笪、藤席、藤织件、藤家具等10大类。藤编具有轻巧、凉爽、耐用等特点。比如藤席，分原色、间色两大类，有床席、方席、枕席、大席以及沙发座套、手提篮等。藤子家具，则有桌、椅、沙发、凳、床、柜、茶几、箱、屏风等，其中藤椅产量最大。藤椅又有龙凤椅、孔雀椅、梅花椅、兰花椅、餐椅等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流行用粗大藤条直接编织成大型藤家具，如餐椅、桌、屏风、橱柜等，风格古朴粗犷，富有天然情趣和时代气息，因此在农村的婚嫁市场很受欢迎。藤织件，包括日用器具、玩具、装饰品等，如手提篮、罐、盒、灯座、镜架、书架、茶杯套、花盆套及青蛙、熊猫、象等玩偶。

谈起藤编用具，张国用介绍说，藤编一般经过打藤（削去藤上的节疤）、拣藤、洗藤、晒藤、拗藤、拉藤（刨藤）、削藤、漂白、染

色、编织、上油漆等十几道工序。藤编主要以藤枝、藤芯或竹为骨架，然后用藤皮或幼嫩的藤芯编织而成，充分发挥藤条柔软、不易折断的特点。在色彩上，大多采用原藤的浅黄色，或加工、漂白为白色、象牙色，显得柔和典雅，有些则配以咖啡色、棕色等。藤家具以粗大的藤条为骨架，经钉架，再用藤皮、藤芯编织而成，最后上油漆或上色。因此，编织藤子用品，小件的需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，大件的家具则需要三五天或十天半月。是个既费眼力，又费体力的活计。藤编匠人最后都要落上腰酸腿疼和过早花眼的“职业病”。

说起以后的手工藤编用品的前景时，张国用直摇头。他说这个传了多少朝代的手工技艺，到现在都被机械化给代替了，以后恐怕没有人再用手工去做这些“掏力不讨好”的手工艺品了。



藤条筐



老式藤椅



藤编家具

胡适人生中的尴尬事

■史飞翔

人生少不了会遇到尴尬事，往往需要有一种豁达的心态去面对。

胡适一生中就遭遇过不少尴尬的事。1934年秋的一天，北京大学在第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师生大会。那天天气晴朗，出席的人员非常多。大礼堂站满了人，外面也站了很多人。会议由北大校长蒋梦麟主持。

蒋梦麟首先讲了一段法国“最后一课”的故事，主要目的是劝学生安心读书，不要搅和国事。这种论调很不合血气方刚、希望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年轻学生的口味，但学生们还是静静地听着，一边克制忍耐，一边想看看校长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。

不一会儿，蒋梦麟讲完了。他随即宣布请胡适先生上台讲演，这下捅了马蜂窝。一时间，嘘声四起，伴以巨大的喧哗声，经久不息。胡适演讲得极其艰难，大家根本听不清楚。

据当时的北大学生、坐在讲台前的李祖荫先生回忆：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，他说一句，学生嘘一阵。我只听清“打仗三日就亡国”一句，余多听不清楚。胡适身穿古铜色绸长袍，围灰绒围巾，双手握着，左右急剧飞舞，想压下学生的喧嚣，可是学生们依然故我。胡适气得发抖，说：“你们不是北大的学生，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有理智的，北大学生应该站起来保护真理。”此言一出，更是火上浇油，谴责声、叫骂声越来越厉害，结果胡

适不得不尴尬地从讲台上下来。从此以后，胡适就很少在北京大学的公开场合露面了（李祖荫《胡适受窘北大礼堂》）。

据岳南的《南渡北归》记载，胡适在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期间，常在所里举行研究报告会。通常由研究生提出研究报告，所主任及导师加以批评。一次，一位姓韩的研究生，提出了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问题的研究报告，宣读完毕之后，胡适第一个作点评。

胡适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，讲到中途，韩君突然打断胡适的话头说：“胡先生，你别再说下去了，你越说越外行了。”随即胡适话中说错了的地方一一指出来。胡适的脸顿时红得像经了霜的柿子一样，羞愧难当。

这要是换做今天的一些导师，一定会恼羞成怒，将学生大骂一通，甚至将分数打为不及格。但是，胡适没有。胡适毫不动气，他立刻停止点评，请韩君的导师、佛教史权威汤用彤先生对韩君的报告继续加以点评。

报告会结束时，胡适说：“以后举行报告，最好事先让我们知道题目，以便略作准备，免得像我这次对韩君的报告作错误批评啊！”胡适并未因此怀恨这个学生，反而对他刮目相看，后来在学习、就业等方面多次帮助他。

胡德刚在《胡适杂忆》中说，胡适“还有个洋人最耳熟能详的故事”：“珍珠港事变”前，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院议员。胡适曾与此君有一面之缘，为表庆贺乃秉请其来中国大使馆晚餐。谁知这位议员在



胡适先生(图片源自台北胡适纪念馆)

匆忙赴宴途中竟忘掉了主人的名字，向计程车司机询问也不知。好在吃饭时满口“大使”、“阁下”相称也足够应付。席终宾主尽欢，胡适送客，礼节性地邀请史密斯来日到中国旅游。“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！”史密斯肯定地说，“到贵国观光，我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。大使先生，胡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？”胡适闻此，笑颜大开，答道：“胡适此刻就站在你的对面啊！”二人相拥大笑。

胡适因提倡白话文运动，也曾多次遭遇过令他尴尬的事。1919年，林纾在小说《荆生》中写了三个书生，其中一个归自美洲的狄莫，能哲学，便是隐指胡适。在另一篇小说《妖梦》中，林纾写阴曹地府一所学校中有三个“鬼中之杰出者”，其中副教务长秦二世，

又是指胡适。两篇小说，用影射的形式，对胡适进行人身攻击。胡适虽遭遇尴尬，但心存宽厚。1924年林纾去世，胡适在《晨报》发表文章，对林纾给予公允之论。

国学大师黄侃对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更是嗤之以鼻，基于此，他对胡适“挤兑”得最厉害，可谓极尽挖苦。但胡适从来都是笑了之。

还有一次，胡适刻一枚“胡适之印”的名章，便请京城一位篆刻家刻印。这位篆刻家坚决反对胡适提倡的白话文，遂当面质问：“胡博士提倡白话文，怎么也用‘之乎者也’的‘之’字呢。那可不相称吧？”胡适未作答，含笑告辞。三天后，胡适收到印章，一看，上刻“胡适之印”四个字。遇此尴尬，胡适也只能苦笑一下。